

第一幕

出場人物：譚嗣同 夏鐸聲 張富 蔣氏 夏宗和 夏宗岳 夏宗文 夏婉玉 老姨太

柳青芝 夏永清 李恭恪 夏鐸民

北京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的五月，在左都御史私邸的一間花廳——桐蔭軒。

正面是四扇玻璃和合窗，沿窗橫放一隻楠木馬鞍式長案，一把五蝠雕花加官椅，長案上陳列一具日月星辰輪轉更鼓報時的自鳴鐘和紅木玻璃匣盛的玉如意，康熙彩釉磁瓶，稍偏近右壁處是兩扇落地已字雕花長門，門窗間望見迴環在廳外的小紅廊，和一椅冰紋畫檻，幾株梧桐，壓著紅廊，濃蔭蔽空，窗口是一排翠竹和海棠夾植著玲瓏透剔的太湖石和雲根石筍，右壁上張懸倪雲林懣懣南田的墨畫山水立幅，和王夢樓寫的集古人詩句烏木聯牌，沿壁對紫洞坑牀一具，下面放著一掌紫檀木嵌大理石的如意椅，左壁上掛一幅三希堂帖，拓片綫裝橫幅，兩端是灑金御賜「福」「壽」字，一架文杏百寶櫥，陳列了古玩磁器銅鼎香爐之屬，櫥前設洋漆圍棋桌，兩邊一對青甯小石鼓，櫥那邊近邊緣處是一引榻扇角門，通內室。

〔幕起時，譚嗣同與夏鐸聲對坐而弈。〕

〔譚嗣同，三十歲，資性絕特，個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操心危，慮患深，行誼磊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著湖色紗長衫，緋紅鐵線紗坎肩。〕

〔夏鐸聲，二十六歲，左都御史夏永清的長子，舉人，曾隨袁世凱使韓，歸任工部主事，沈雄慷慨，剛正不阿，家學淵源，丰采煥發，受新思潮的激盪，傾向維新，體格魁梧，昂藏英俊，眉宇間顯露挺秀之色，一身青綢大褂，白羅襪，玄緞挖雲粉鞋，一個瀟灑俊逸的世家子弟。〕

〔半晌〕

同：這盤棋下了足有兩刻鐘，依然相持不下，恐怕又要成和局了。（隨意拿起一本書，輕輕扇著。）

聲：（下子）不一定，嗣同兄，你善於出奇制勝，常常不動聲色地，出人意，掩人不備，使對方措手不及。誰不佩服你的棋法，我看這一局的變化正未可知呢！

同：瞧，鐸聲兄，你的鋒頭來了。這一子，關得好緊。（下子）我這一著反撲，雖說志在急救頹勢，怕也是

羊投虎穴，白白送死。

聲：不敢這麼說。

同：可是，你這半邊白子已經保住，剛纔我兩路斜簽下子，被你當頭攔約。這一反閉，連活眼都變成死眼了。

聲：不知怎的，今天情緒總像不寧，心裏一不塌實，手頭就舉棋不定。譬如我方纔明想拆二斜飛，竟被你一子占先，本意是步步爲營，却落得著著落後；祇顧著戀子貪生，而忘掉棄之取勢，按理講：「棋緒多而勢分，勢分則難救。」表面看來，我的白子布滿四方，但是空虛疏闊，到處有漏洞，處處採攻

勢，却處處遭打擊。（下子，連取譚三黑子）

同：（現驚色）你還說呢，一下就被你連奪三子，真是善戰者拔寨攻城於談笑之間。（微笑，隨下一子）不過，我這畸角上，被你連子直入，勒得毫無全眼，已經動彈不得。想是老兄寧輸數子，勿失一先，志

不在小罷？（躊躇不即下子）

同：怎麼不下？

同：這一子本想沖突入關，又怕犯了孤軍深入，你看是怎個下法好？

同：如果想取先勢的話，倒不妨斜出一路。

同：但是這頭已被黑子扎住。

同：你要不翹一子，那一片恐怕難保。

同：真是，顧此失彼。這纔顯出老兄的棋法高明，原來你故意先放鬆幾子，竟是誘敵深入的圈套。（笑）

「棄小而不救，乃有圖大之心也。」

〔譚不語，隨手拈了一子布下〕

同：完了！完了！大勢已去。（起身欲離席）噯，好熱啊！

同：（以手示意留之）不忙。你躁急什麼？現在勝負的大局還未必已定，祇要懂得「善敗者不亂」

這句話，守著詳嚴的網格，我未必能勝你。

聲：

同：

聲：

（坐）這譬如去年甲午和日本在牙山平壤一戰，淮軍的精銳已經喪失殆盡，不可收拾，你難道真求想逼我到劉公島，弄得北洋艦隊也全軍覆沒，纔作城下之盟嗎？

世事倒也真像棋局，想不到我們這堂堂大國竟敗在那日本最爾彈丸的島國手裏。聶士成，葉志超，左寶貴的精兵良將竟會一敗塗地，李鴻章二十幾年來一手訓練的淮軍，敗得這樣容易，確是誰也料不到的事。鐸聲兄，你久在袁世凱的幕下，前幾年隨他在朝鮮總理的任上做事，總該明瞭實在的情形罷？

（慨嘆）人家是戰戰兢兢，準備有素；我們是泄泄沓沓，文恬武嬉。人家是裁減宮廷的費用，節省官吏的薪俸，來補助海軍經費；我們却日夜籌備太后的萬壽大典，停購軍火，把海軍的經費挪作興建頤和園。論辦海軍，我們比日本早；講鐵甲輪船，我們此日本噸位大，數量多。可是，我們的鐵甲船每點鐘走十五哩，人家却走十六哩；我們定遠鎮遠的大礮口徑是三十零半生特，人家松島的大礮却是三十四生特。這怎麼能不敗？

〔夏宅的男僕張富上。他雖是聽差，却有大宅門人家的氣派，見過大場面，態度謙恭謹慎，說話口齒伶俐，一身的服裝雖不盡是綾羅綢緞，但自然乾淨俐落，一頂平頂大帽結的黑緞瓜皮帽端正地戴著，整整齊齊現出稜角摺紋的灰布大褂，腰間束著一條鼻煙色的綢腰帶，雪白的洋布襪，粉底黑緞雙梁鞋。〕